



阮咏梅在会上发言。

“这是我早上6点(多)钟收到的从温岭发过来的最新史料,李(荣)先生1934年到1935年发表在《学生文艺丛刊》和《浙江青年》杂志上的文章,都是涉及面非常广的,你看,他十四五岁谈《普及教育论》《读书的方法》《弱》……”10月1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浙江师范大学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21年·语言学)——汉语方言学暨纪念李荣先生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师范大学开幕,温岭籍宁波大学教授阮咏梅在会上作嘉宾发言时,将最新发现语言学家李荣先生初中作文的喜讯通过PPT告知同行。

这一史料,与笔者也有关系。10月14日,在台州日报印务有限公司工作的潘昌来先生给笔者发来一本民国杂志的两页照片及两张盖有温岭人周雪艇印章的《初中国文讲义》照片。这本他收藏的民国杂志已无封面,上边刊有台州中学生李荣的文章《弱》。

潘昌来说,他2013年就看到了这篇文章,当时查过台州中学校志,发现初中、高中生名录中,都有李荣的名字,知道他是温岭人,但具体情况不是很了解。

一听到台州中学李荣,笔者当即知道,刊物上的这位作者应该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语言学家、温岭新河人李荣。他在台州中学毕业后,1939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与汪曾祺是同班同学。汪曾祺笔下曾提到他。笔者给潘昌来发去李荣和汪曾祺、朱德熙在西南联合大学的合影照片。

因为这一发现,笔者又通过台州市图书馆网站检索平台的“大成故纸堆”数据库(仅可查得目录),查得李荣的这篇《弱》,原来刊发于《浙江青年》1935年第1卷第7期上。此外,他还写过《普及教育论》,发表在《学生文艺丛刊》1934年第7卷第5期;《读书的方法》,刊于《浙江青年》1935年第1卷第6期;《故乡的我》(这篇文章是主题征文应征文),刊发于《浙江青年》1936年第2卷第3期。

笔者通过另一数据库还查到李荣的《故乡的我》(刊物上题为《四》,因为

是多位学生的同题征文之一),署名为“台州初中三年级生李荣”,该文分“这是我的故乡”“日趋没落”“仇货畅销”“选举县参议员”“壮丁训练”“公安分局”等分节。李荣认为,“新河这个偏僻的地方,既无名姓,又无古迹,又不是名城大邑,本没有什么可说的地方。但我觉得她的一切,犹不失为一般农村及小市镇的代表者,所以把他写出来公诸浙江青年。”该文提到了温岭草帽业的情况:“这是四五年前的事,那时不但年年丰收,同时宁波来的织草帽事业成了温黄(温岭黄岩)农村普遍的副业。一个农妇焚膏继晷日夜辛勤着,每月可得五六元,价高的每顶可得三四元。每家若有一人能够织帽,每月可得外快收入十余元。因此,农村遂大为富庶,新河市面因之蒸蒸日上。可惜这只是甜蜜的回忆,现在的情形已大非昔比。”后面,则写到“经济恐慌已弥漫到农村的任何部分”。李荣在此文中还谈到了仇货(指日货)在新河畅销、县参议员选举出钱请人投票、壮丁训练富家雇人代替、公安分局局长的腐败等现象,从中可以看出,当时还是初三学生的李荣非常关心时事,且写文章时直言不讳。《普及教育论》《读书的方法》李荣还没有找到全文。

10月15日晚,笔者将辑得李荣先生佚文的消息在温岭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微信群中告知大家,引起了与李荣先生同属新河高桥李氏的会员、温岭市儒学学会原会长李椒良先生的极大兴趣。笔者将有关资料传给他,他则将这些资料转发给宁波大学阮咏梅教授。

李椒良告诉笔者,他一直关注李荣先生,从没有人说起过李荣先生的这些少作。李荣先生的老家在新河镇后街村(现后街新村),儿时迁到新河城里沈家里,现两处故居均还保存着,其中前者“后街新屋里民居”同时还是温岭市不可移动文物和温岭市历史建筑。今年中秋节当天,阮咏梅教授专程到新河探访李荣先生故居。

李椒良还转告笔者,阮咏梅教授的师姑(指南南印书馆编辑冯爱珍,阮咏梅是李荣先生的学生苏州大学汪平的博士生),也就是李荣先生最钟爱的学生,10月16日上午就将阮咏梅PPT上相关内容拍下,发给李荣先生在美国的外孙女了,她们都很感动。

【随文阅读】

语言学家李荣少作

弱

“大蛇吃小蛇,小蛇吃虾蟆,虾蟆吃蚌,蚌吃稻梗。”我一听到这首歌谣,就联想到弱者,就联想到中国。为什么呢?

强欺弱这一条定律,谁也不能否认的。不能说社会上有这种行动,就是号称知识阶级的学校里,也免不了这种坏现象。

年级的高低,年龄的大小,气力当然有强弱,于是就有强者弱者之分了。当强者不高兴时,或受最强者欺侮之后,那就将弱者来当他的出气孔。有时他以老拳,有时将他压在地上当马骑,一直等到他兴尽或最强者出来干涉时,那就算是幸运儿。但是在事后他却说得非常冠冕:“我此后不再打你了,同你讲和平。”当最后一句话没有说完时,说定又弱将弱者压在地上,打个不休。当弱者跑到场上的时候,他——强者之一就当头给你一个有力的球,幸运时躲过了,不幸时就打得面红耳赤:他不安慰之外,还要冷笑着你。表面上他因为你无力争球,好意的给你一个球。你不来,所以给你一弹。”但是也有例外的,他的力量虽然很大,平时却不欺侮人;将球“派司”给人的时候,轻而且缓。有的是万恶的,他打却不打你,当人家打你的时候,他却尽力激他打你。这就是长舌妇一类的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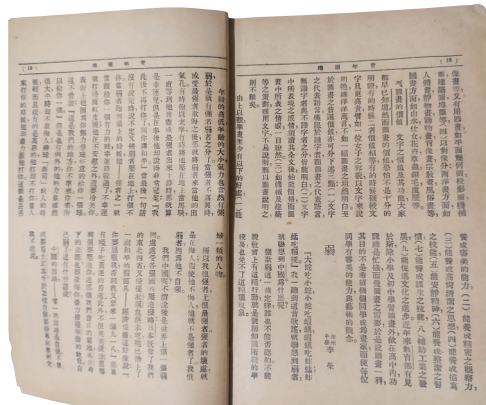
所以我恨强者,尤恨最强者。强者的坏处,就是在侮人;假使他不侮人,他就不是强者了。我恨弱者,因为他不自强。

我们中国呢?不消说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弱国。处处受各强国的压迫侵略:日本既夺了我们的东北四省,又侵扰淞沪血泪未干,它已换上了一副和平的假面具——经济提携,这好像说:“你要屈服我,否则我又要来一个九一

八。”那真有哑子吃黄连的苦处。此外,不但英美法意等列强要压迫你,连那个我们昔日的属地,英日跨下的暹罗,也要欺侮你,尽力摧残华侨的教育。自己弱了这有什么话说?

中国的出路,——唯一的出路是自强。不信,只要看土耳其。至于怎样自强,要待专家来研究,我不敢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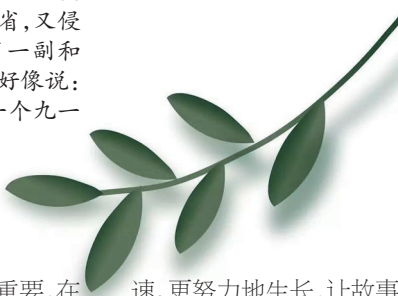
(本文图片由阮咏梅、潘昌来等提供。)



潘昌来收藏的刊有李荣文章的《浙江青年》。



一本书中的李荣(左)与汪曾祺(中)、朱德熙(右)合影。



速、更努力地生长,让故事的雨滋养脚下的土地。

回忆中的故事成为了作品的关键所在。他在故乡路过的遗迹、老宅、坑道、纪念馆,故土上的一切都会成为每个人的历史。

里尔克曾在《马尔特手记》中说:“如果一个人能够回忆的事物多得不计其数,他还必须能够忘却,必须有强大的耐心去等待,等待那些回忆再度光临。只有当它们转化成了我们体内的血液,一首诗的第一个句子才会从其中生发出来,成为真正的诗句。”

只有在遗忘与回想中反复被提起的故事,才能称之为真正的诗句。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常常“忘记”之前的叙述,从一个新的落脚点开启新的故事,由此循环往复,不断向前,就像雨后长出的杂草一样,散落而又有迹可循。

而回忆和书写绝非一种徒劳,而是一种抵抗遗忘的方式。只有不断说,不断写,故事才有可能继续下去。无论是时代大潮下的殖民记忆、身份认同,还是小到个体的生老病死、离家返乡,故事的雨终将落在每个人身上。

无论你是谁,“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这是本书的最后作者向读者写下的期许,更像是写作者的一种自我勉励,努力写作,让那故事的雨再下一会儿。

而是寓平实中藏人性的多面。如早川曾是那么热血正直,一往情深于自己的恋人;春田更是一位勤勉自律的好市长;可生性多疑敏感。这些个人软肋恰恰成了自己的致命三寸。松本清张还在书中留存人性希望之光。除了田代外,那就是春田的秘书有岛。有岛自春田失踪后,一直在暗中秘密调查,固守着职业的忠诚和人性的善良。当然,松本清张对其处理有些头重脚轻,挖掘得不够深入。不过,这些小节不影响作品的美誉。也许,大师有大师自己的考虑。

尼采有句名言:我们的眼睛就是我们的监狱,而目光所及之处就是监狱的围墙。二战后的日本,百业俱兴,发展迅速。物欲横流之下,许多人迷失了方向,丧失了本心,走向各自的人生殊途。文学无国界。松本清张的推理更是忠告。尽管他早已离去,留下的这些作品却莫不在警示世人,要知足常乐,以戒贪念,时刻守住心中的那个“欲望贼”。



台州市图书馆藏书 普通文献借阅室 I338.45/H846

元萌文

“久旱之后是雨天,仿佛不复有晴,水泥地板返潮,滑溜地倒映出你的乡愁,像一尾溜泽之鱼。”这是马来西亚华语作家黄锦树的短篇小说《雨》的开篇,一下子将人带到了国境以南的陌生世界,南洋胶林里大雨滂沱,无止无休。

这部小说集中,乡愁只是抒情的底色,更多的时间是以一种动物凶猛的姿态在讲故事,你只能生猛地扎进这暴雨里。

一连几篇,作者直接以雨命名作品,从《雨》作品一号直到《雨》作品八号,是他童年时期在马来生活的变奏曲。故事围绕着一个主人“辛”和他的家人,以一种魔幻化的笔调讲述着他们不平静的生活,困守、出走、归乡,乃至被屠杀的恐怖。

同样是家族故事,同样是魔幻现实,《雨》多少有点《百年孤独》的味道,只不过马孔多的雨下在了马来的热带雨林里,落在这个小径分岔的树林。

在故事的叙述中,总是在变化,总是有转机。洪水夜里失踪的父亲,在下一篇故事中又被星戴月而归。溺亡的主人公“辛”,又在下一篇复活。随后一家人又集体遭受日寇残杀的恐怖。作者以一种近乎诡谲的虚构方式来书写

伤痕,又在一次次地颠覆、变形、逆转中抚平这伤痕。

虚构与现实的界限模糊后,人往往会迷失在叙事的迷宫中,只能感到一种迷迷蒙蒙的氛围,就像做了一场梦,梦里野火闪烁,暴雨将至。

二

故事里需要更多的雨,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种“小众的文学”,也需要更多的雨落在这片遇冷已久的土地。

谈《雨》之前,马华文学对我来说几乎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疆域,包括本书的作者黄锦树,也很陌生。后来了解到他出生于马来西亚,祖籍福建,早年在台湾居留长达三十年,以至于他的作品中常会出现类似早年台湾纯文学的腔调。

书中的《南方小镇》一篇写的就是闽南一带的故事,有关早年父辈在此地定居生长的记忆,有时他的作品中常会出现类似早年台湾纯文学的腔调。

从老南洋到闽南,同样是南方,却在作者的心中有不同的经纬,清清楚楚的,好像界标。就连叙述的姿态也不像此前那般凶猛,而是渐趋温和,有如还潮。

所以他的精神故乡究竟是马来,福建还是台湾,我总无法下一个确切

的定论。而这似乎也没有那么重要,在无数次回乡的旧梦里,故乡和他乡早已颠倒置换了。

强风吹拂的南洋,是比福建和台湾更远的南方。长久以来缺乏文学作品的产出,马华文学其实是“没有的孩子”。

而黄锦树本人在华文文学世界里,始终居于一个边缘化的“没有位置的位置”。向来人们将更多的目光投向港澳台华文文学,而马华文学是一个缺席的在场,长久以来一直处于无人问津的境地。

族群分化与分歧的国民想象,造成了马华文学与历史间的分殊,以中文书写马来西亚的历史,也成了他抵抗官方立场及语境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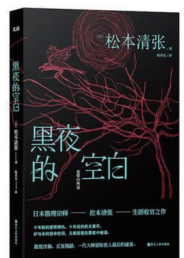
如此便赋予了文学更多的自由性。所以读他的作品,像是醒来看雨,像是能够呼吸。又像是误入了无人开垦的蛮荒之地,能直接感受到一种野生野长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是巨大的,对于马华文学来说,就是从沉重的“无”中生“有”来。

三

黄锦树的作品的确有诗的品格,台湾女作家朱天文评价它为“迅速之诗”尤为贴切,正因为扎根在不同语境的边界上,想要立稳脚跟,就要更快

故事里需要更多的雨

评黄锦树《雨》



台州市图书馆藏书 普通文献借阅室 I313.45/S750

范伟锋文

东野吾认为他是“影响自己创作生涯最深的作家”,京极夏彦推崇他是“社会派推理小说之父”——他是松本清张,日本推理小说家。

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学习并效仿西方发达国家,文学上也兴起学习翻译西方文学的热潮。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端于欧美的推理小说风行日本,一批推理小说家迅速成长。大器晚成的松本清张不断尝试写实风格,强调人性的阴影与社会关系的扭曲,进而彰显社会正义,促使大众觉醒。同时,他转变侦探小说创作路径,开创社会派这一推理小说新类型,刮起了一股“清张革命”之风。故在日本,松本清张被誉为“昭和时代最后一位文学巨擘和文学良心”。他和江户川乱步、横沟刚并称“日本推理文坛三大高峰”,与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并称“世界推理小说三巨匠”。

《黑夜的空白》是松本清张“迷情”系列中的一部,主要讲述了到东京出差的春田市长失踪被害,嫌疑最大的政敌早川不久竟也陈尸海面,以田代为首的警方抽丝剥茧,抓住关键证据,通过大量推理,最终将凶手绳之以法。十多年前的桩桩冤仇随公之于众。

有人说,放大的欲望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在不能控制的欲望面前,人性、道德变得不堪一击。可以这么说,欲望是一面照妖镜,世间万物在此面都将无所遁形。《黑夜的空白》里的雄次和春田是亲兄弟,美知子与春田是再婚夫妻,早川与春田前妻登志子是初恋。可是为了各自一己欲望,即雄次为财色、早川为自己正人君子形象、美知子与早川如何如何,得尽早将他置于死地”的雄次,下场可想而知。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皆有。实际上,我们终活在桎梏中,这些桎梏就是法律与道德。欲望杀死了别人,最后也一定将自己杀死。

我们常常感慨世事无常。在书中,也惋惜春田,叹息早川、鄙视雄次。但是,松本清张并未将人物简单脸谱化,已开罪。相信很多人看后,毛骨悚然于雄次的这些精明算计。松本清张少有血淋淋的现场描写,采用倒叙回放方式,将悬念前置,谜底留后,不断演绎推理,最后一刻才揭晓真相。真是吊足了读者胃口。

欲望,罪恶之源

读松本清张《黑夜的空白》